

舊唐書疑義

1 冊 4  
604  
23



明 僧 4  
孫 604  
卷 33



舊唐書疑義卷三

錢唐張道著

高宗廢后王氏傳

王皇后及蕭淑妃為武后截去手足投酒甕中  
死傳中敘次甚明而傳乃先有武昭儀令人縊  
殺之文何自為矛盾也

玄宗楊貴妃傳

楊妃傳前半書其再從兄錡及錡並不敘入國  
忠後乃忽書曰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

姊妹五家扈從其間必有脫文宜如國忠傳之敘明乃可也

國忠傳太真如即國忠從祖妹也

張易之傳

則天淫亂事本紀不書惟聖曆二年書為寵臣張易之及其弟昌宗置控鶴府官員及贊中穢褻皇居而已頗稱簡潔張易之傳不知據何野史稿本公然入載如昌宗啓天后云云又天后令選美少年為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云云其語直與世所傳控鶴秘記相似姪媿

穢黷烏可入正史邪

又薛懷義傳亦多穢褻語

許敬宗傳

許敬宗傳云杭州新城人許遠傳云杭州鹽官人也世仕江左曾祖高陽公敬宗龍朔中宰相自有傳按敬宗卒於咸亨三年新城置縣始於永淳在敬宗身後凡史書籍貫各從其所生之時即有更名不得追改以徵實也況新城實分富陽而置敬宗並非富陽夙居何可冒此新名棄伊故籍且敬宗生於隨代時餘杭郡祇有

錢塘富陽餘杭三縣其後武德七年以鹽官省入錢塘敬宗以鹽官之人注錢塘之籍則準隋季唐初之縣宜書錢塘人準貞觀之縣貞觀四年復分錢塘置鹽官宜書鹽官人而遠傳亦符合矣又按敬宗長子昂以無行烝繼室為敬宗奏流嶺表昂子彥伯官終太子舍人而遠以忠烈著可為蓋愆者矣

姚崇傳

姚崇傳云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

可制以人事外議咸以為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今猶可復請公思之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殺蛇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用其犬孔某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蝗蟲極盛驅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擬餓殺此事崇已面經奏定訖請公勿復為言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關懷慎既庶事曲從竟亦不敢逆崇之意而五行志云帝曰殺蟲太多有傷和氣公其

思之崇曰若救人殺蟲致禍臣所甘心豈有君  
臣措語全無改易者自宜以此傳爲正  
姚崇十事要說古今傳誦今崇傳獨無有則與  
楊升菴所見之本異矣茲取升菴丹鉛總錄所  
載補諸升菴曰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  
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  
罕見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漫錄中載其  
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予又觀姚  
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

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  
翦截晦澀事既往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爲宋  
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  
殊科絕懸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  
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於左先天二年  
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爲馮翊太守按  
未改郡名及官名宜作同州刺史車駕幸三百里  
史升菴所引未知何時刻本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於渭  
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故問卿可

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按轡久之顧曰卿何  
後元崇曰臣官疏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  
可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  
頗訝之至頃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  
奉作弼之詔未卽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  
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當量力而行然後  
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  
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於卿  
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

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  
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禮臣請陛下接之以禮  
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  
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大平用事班  
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  
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近  
密佞倖之徒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  
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  
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

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鉅萬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卽心不安而況敢爲之者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闔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

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患臣請書之史冊永爲商鑒作萬世師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心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於燕公下燕公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首坐天下稱賢相焉

右舊唐書

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  
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  
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  
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峻法繩下臣願政  
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嘗有牽復之悔  
願不自解臣願功乎比來王佞冒觸憲綱皆得  
寵出閣人願法行自近可乎臣願政臨朝喉舌  
在出閣人願法行自近可乎臣願政臨朝喉舌  
獻以自媚於上公卿願豎不與政臨朝喉舌  
盡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  
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燕狎大臣虧君  
之嚴被罪自是爭沮折臣願燕狎大臣虧君  
以忠諫可乎武后造禍先寺願燕狎大臣虧君  
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禍先寺願燕狎大臣虧君  
二觀費鉅百萬臣請正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  
祿莽間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  
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  
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右新唐書

按新書文本可不錄以升庵  
所校並載此文故夾注附之  
按今崇傳僅書先  
天二年玄宗講武在新豐驛召元之代郭元振  
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無論脫去十事  
一節即其敘講武召崇數語與升庵所引全異  
不知何故

張垺傳

垺傳云垺與陳希烈為賊宰相垺死於賊中而  
刑法志乃云於大理寺獄賜自盡然垺兄均臨  
刑而免則垺何至死獄哉



劉子立傳

劉子立傳子秩論喪紀制度加籩豆許私鑄錢  
 改制國學事各在本志按論喪紀制度加籩豆  
 事當開元二十三年禮儀志俱不載其議惟一  
 於崔沔韋述楊仲昌諸議後書曰戶部郎中楊  
 伯成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並同是議與沔等  
 略同喪紀制度一於張均韋述楊仲昌諸議後書曰  
 時太子賓客崔沔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  
 劉秩等皆建議以為請依舊禮不可改易而已

加籩豆至改制國學事則志並無有也惟開元二  
 十二年許私鑄錢議載食貨志

杜鴻漸傳

傳云永泰元年十月劍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  
 節度使郭英乂據成都自稱留後邛州衙將柏  
 貞節瀘州衙將楊子琳劍州衙將李昌夔等興  
 兵討旰明年以旰為劍南西川行軍司馬柏貞  
 節為邛州刺史楊子琳為瀘州刺史各罷兵又  
 史臣論曰且旰南拒貞節北敗獻誠按代宗紀

則云邛州柏茂林瀘州楊子琳劍南李昌夔皆起兵討盱二年二月以邛州刺史柏茂琳充邛南防禦使八月以邛南防禦使邛州刺史柏茂林爲邛南節度使又崔寧傳云盱率兵攻成都英父出兵於城西門令柏茂林爲前軍郭英幹爲左軍郭嘉琳爲後軍與盱戰茂琳等軍累敗據此則貞節卽茂琳也不知傳文與本紀何以異蓋貞節卽茂林之字或後改名如崔盱者初以衙將爲英父前軍及兵敗乃歸邛州復起兵

言盱耳其後新書不知互名之故於杜鴻漸傳亦書貞節而崔寧傳則兼書之如二人以致注杜甫詩者黃鶴以柏都督爲貞節中丞爲茂林且以貞節茂林爲兄弟則謬之謬矣

### 高適傳

適傳云李輔國惡適敢言短於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中亂出爲蜀州刺史遷彭州然適實自彭移蜀史誤也按適集有春酒歌云前年持節將楚兵去年畱司在東京今年復拜

二千石盛夏五月西南行彭門劍閣蜀山裏昨  
逢軍人劫奪我是適以乾元元年五月領刺彭  
之命也又適謝上彭州刺史表云始拜宮允今  
列藩條以今月七日到所部上訖又房瑄蜀州  
先主廟碑云州將高適建末言公頃自彭遷蜀  
又柳芳唐歷云適乾元初刺彭上元初牧蜀新  
書亦未駁正

裴冕傳

傳云永泰元年與裴遵慶等並集賢待制代宗

求舊拜冕兼御史大夫充護山陵使冕以倖臣  
李輔國權盛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暱術士中書  
舍人劉烜充山陵使判官烜坐法冕坐貶施州  
刺史數月移澧州刺史復徵爲左僕射按代宗  
紀寶應元年九月丙申右僕射山陵使裴冕貶  
施州刺史二年三月立宗肅宗歸附山陵廣德  
二年二月戊寅以澧州刺史裴冕爲左僕射兼  
御史大夫充東都河南江南淮南轉運使明年  
爲永泰元年自寶應至永泰相距凡四年山陵

告竣久矣則永泰乃實應之誤然裴遵慶傳亦云永泰元年與裴冕等並於集賢院待制代宗紀云永泰元年三月壬辰朔詔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並集賢院待詔則集賢之命實在永泰初元又按冕本傳自澧州徵爲左僕射下有云元載秉政載爲新平縣尉王鉷辟在巡內冕常引之載頗德冕會宰臣杜鴻漸卒載遂舉冕代之拜職未盈月卒大曆四年十二月也與代宗紀符則集賢待制正在澧州召還拜左僕射之

後代杜鴻漸柄政之前此永泰至待制十四字乃元載秉政以上之文而錯簡於此遂致轆轤

嚴武傳

武傳云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出爲綿州刺史按房瑄傳乾元元年六月詔曰與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爲交結輕肆言談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瑄可邠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則武謫巴州非謫綿州也且巴州有武光福寺楠木歌碑題曰衛尉少卿

兼御史嚴武杜甫有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  
嚴八使君兩閣老詩其衛尉少卿卽瑄傳所云  
散官封也後黃鶴注杜詩乃僞撰一事實云武  
自巴遷綿則謬之謬矣新書武傳直書曰坐房  
瑄事貶巴州刺史較明晰

王縉傳

王縉傳云貶括州刺史移處州刺史按縉貶於  
大曆十二年時尙稱括州至十四年德宗踐阼  
改括州爲處州德宗本紀大曆十四年閏五月  
癸未改括州爲處州地理志大

歷十四年夏五月改爲處州避代宗諱  
按德宗名适以嫌名改志書代宗誤故德宗  
本紀於大曆十四年六月壬戌書處州刺史王  
縉本屬一州何移之有

楊朝晟傳

楊朝晟傳已列於七十二卷復列於九十四卷  
今取兩傳較之於左

前傳云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也初在朔  
方爲步軍先前鋒常有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  
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於涇州斬獲生擒居多授

驃騎大將軍稍遷為右先鋒兵馬使後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征討常冠軍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上在奉天李懷光自山東赴難以朝晟為左廂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及懷光反於河中朝晟被脅在軍上幸梁洋韓游瓌退於邠寧懷光以嘗在邠寧迫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後務昕懼難作乃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潛發歸於懷光時朝晟父懷賓為

游瓌將因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即日使懷賓奉表聞奏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除授游瓌邠寧節度使間謀至河中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矣懷光遂繫之及諸軍進圍河中韓游瓌營於長春宮懷賓身當戰伐及懷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遂為游瓌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為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營異姓王榮於軍中後詔徵游瓌宿衛以左金吾將軍張獻

甫為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邠寧節度觀  
 察使代韓游瓌初游瓌以吐蕃犯塞自將兵戍  
 寧州及受代以是月壬子夜輕騎潛還歸闕其  
 將卒素驕怠晟朝晟陽許之密計斬三百餘人  
 畏張獻甫之嚴因游瓌夜出衙內千餘人遂叛  
 掠且因監軍楊明義邀奏出奔將范希朝為節  
 度朝晟時為都虞候初逃於郊翌日乃來紿於  
 眾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由是稍安朝晟及諸  
 將謀乙卯朝晟率諸將經數日以告日前請者  
 不獲張尚書昨日已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

能盡殺各言戎首以歸罪焉餘無所問於是眾  
 中唱二百餘人立斬之乃定上擢希朝為寧州  
 刺史以副獻甫獻甫入改奏朝晟功加御史大夫  
 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統士馬鎮  
 木波堡獻甫卒詔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憂起  
 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如  
 故十三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  
 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所須幾何朝晟奏曰臣  
 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

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咸集

諸軍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即蕃

戎來寇來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

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乘障

知已無奈何上從之已事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來數

日而退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駑然遽有青蛇

乘高而下視其迹水隨而流朝晟命築防環之

遂為淳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

焉十五年二月免喪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夏以

防秋移軍寧州遭疾來年正月卒

按前傳朝晟誅叛卒一節後傳芟易之以其文

移入同卷韓游瓌傳云自寧州卒叛吐蕃入寇

游瓌自率眾戍寧州四年七月除將軍張獻甫

代游瓌不俟獻甫至又不告眾知乃輕騎夜出

歸朝將卒素驕聞獻甫嚴急因其無帥縱兵大

掠且圍監軍楊明義第請奏范希朝為帥都虞

候楊朝晟初逃難郊外翌日聞請希朝乃復入

城與軍眾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叛卒稍安朝



晟乃將諸將密謀晨率甲兵而出召叛卒告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來昨日已入邠州汝等謀叛皆當死吾不盡殺誰為賊首各言之以罪歸之餘悉不問於眾中唱二百餘人立斬之軍城方定又二傳互有詳略如張獻甫奏加朝晟御史大夫及朝晟免喪至卒年月宜從前傳如榮於軍中前傳誤榮為營便不可解然後傳及城榮字上異姓王三字亦不知何指方渠之對前傳多脫文官從後傳他日有刊是書者補後傳使完而刪去前傳可也

第五琦傳

第五琦之為租庸使本傳以為玄宗所命而食貨志乃云肅宗初其互異如此今以傳志文勘之傳云令琦奏事至蜀中琦得謁見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須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玄宗大喜即日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尋拜殿中侍御史尋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遷司金郎中兼御史中

丞使如故其所云至蜀以玄宗在蜀也若志云  
肅宗初第五琦始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分置  
租庸使市輕貨以救軍食遂拜監察御史爲之  
使則琦又似見肅宗矣

李師古傳

李師古傳云其有任使於外者皆畱其妻子或  
謀歸款於朝事泄族其家眾畏死而不敢異圖  
至師道傳又云自正已至師道竊有郾曹等十  
二州六十年矣懼眾不附已皆用嚴法制之大

將持兵鎮於外者皆質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朝  
事泄其家無少長皆殺之以故能劫其眾父子  
兄弟相傳焉按師古師道皆正己之孫納之子  
雖各自爲傳皆附於正己傳後何尺幅之中重  
見疊出於此

李泌傳

舊書薄泌甚至其傳敘泌云泌頗有讜直之風  
而談神仙詭道或云嘗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  
門游處故爲代所輕雖詭道求容不爲時君所

重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誕之士及建中末  
 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  
 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  
 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  
 足可稱復引顧況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  
 頗貽譏誚又歷敘其奏虢州瑟瑟請充獻禁人  
 開採及攻誅成邊逃卒奏罷拾遺補闕官諸事  
 而其誦黃臺之詩自建寧冤死以保廣平儲位  
 者乃散見諸王傳中

在承天皇帝倓傳  
倓即建寧郡王也

至史臣

總論直以狂妄浮薄貶之史臣曰泌見可進而  
知難退足為高率智  
 辨之士居相位而談鬼神乃見狂妄浮薄之蹤其於泌何有忮心也古  
 人羞與噲等伍如泌者乃與王嶼崔造關播同  
 卷可乎哉新書之作不為無功

李愬傳

傳書元和十一年用兵討蔡州吳元濟其獲賊  
 將李祐以穫麥於張柴誘致之則十二年四月  
 矣憲宗紀元和十二年五月癸巳而傳乃漏書  
 愬奏敗賊於吳房獲賊將李祐而傳乃漏書  
 十二年又傳書十一年十二月吳秀琳以文成

柵兵三千降而憲宗紀在十二年三月癸未亦不符又傳言十二年十月十日夜入蔡州次日擒吳元濟而憲宗紀書十月己卯愬率師入蔡州執吳元濟以獻則二十三日也其獻俘入京之日歟新唐書愬傳於襲蔡州下注云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起則又襲舊紀傳而誤也

沈傳師傳

傳云太和元年卒年五十九按文宗紀太和九年四月壬寅吏部侍郎沈傳師卒元乃九字之

譌又傳師傳中述其父既濟事蹟為多宜立既濟傳而以傳師及子詢附之乃以既濟附傳師何也

白居易傳

白居易傳云長慶元年十一月與賈餗陳崱為考策官又云七月除杭州刺史按七月上失書二年或書明年則文義方明非讀穆宗本紀則此七月不知何年矣穆宗本紀長慶二年七月壬寅出中書舍人白居易為杭州刺史

畢誠傳

傳言召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自  
 大中末党項羌叛屢擾河西懿宗召學士對邊  
 事誠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云云即用誠  
 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傳又云誠至  
 軍云云詔書嘉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移鎮澤  
 潞充昭義節度使據傳意當在懿宗初立咸通  
 改元之歲按宣宗紀大中十  
 年十月以邠寧慶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邠州  
 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畢誠為檢校兵部尚  
 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使潞邢洛等州觀察使又兵部

此作工傳又云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

節度使按宣宗紀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以昭義  
 軍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

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畢又云期年  
 誠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

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移授汴州刺史充宣武

軍節度宋亳汴觀察等使懿宗紀大中十三年  
 十月以河中節度使

檢校尚書左僕射畢誠為汴州刺史又云其年  
 充宣武軍節度使宋亳觀察等使

入為戶部尚書領度支月餘改禮部尚書同平

章事懿宗紀咸通二年九月以前兵部侍郎又  
 判度支畢誠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云累遷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集賢大學士懿宗  
 紀咸

通三年五月宰臣又云在相位三年十月以疾

畢誠兼兵部尚書固辭位詔守兵部尚書以其本官同平章事出

鎮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於鎮懿宗紀咸通

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畢誠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晉絳慈隰節度使按誠為刑部

侍郎在宣宗大中二年宣宗紀大中二年八月

至四年八月居是職者為魏謩紀刑部侍郎御

云五年四月為劉瑑紀刑部侍郎劉瑑奏云云則誠已擢他

官特紀傳均失書至邠寧授節當替白敏中在

大中七年致宣宗紀大中三年邠寧鎮為張君

緒五年五月有白敏中充邠寧節度

觀察東面招討党項等使文則党項叛已久

不俟至大中末明矣敏中傳云宣宗五年罷相

出為邠寧節度招撫党項都制置等使其下即

云七年進位特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等使則誠其移鎮澤潞河東皆尚在

替敏中當在是時也宣宗時至移宣武乃懿宗時矣故新書傳文去

大中末而以懿宗召對為宣宗誠是也至其入

相舊傳既鶻突無確實年月可指紀以為咸通

二年九月新書表在四月且云罷為兵部尚書

亦各不同又通鑑大中六年六月壬辰以畢誠

為刑部侍郎癸酉除邠寧節度使與紀傳又異

考異云舊傳懿宗召問邊事今從寶錄

賈至傳

杜甫有送賈閣老出汝州詩傳乃佚至刺汝事  
新書亦失載惟於肅宗紀乾元二年三月九節  
度師潰相州時云汝州刺史賈至奔於襄鄧舊  
書肅宗紀是年五月云以汝州刺史劉展爲滑  
州刺史則展正代至者也又新書傳云坐小法  
貶岳州司馬杜甫有寄岳州賈司馬六丈詩吳  
縝糾繆以爲至坐棄汝州故此傳於至爲傳位

冊文後接書寶應二年爲尙書左丞中間疑有  
脫漏

賀知章傳

賀德仁傳云越州山陰人知章傳云會稽永興  
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何不符也或以爲宗  
支外徙親屬兩蕃理亦宜之顧會稽永興之稱  
頗乖籍注攷越州於天寶元年改名會稽郡屬  
縣永興亦於是年改名蕭山志地理者明注不  
紊若從舊號則宜曰越州永興如就新稱則宜

曰會稽蕭山且會稽之號廢於乾元不可據為  
永制此兩失所據者也

又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  
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  
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按唐人所  
選國秀搜玉二集俱作萬齊融賀朝舊書誤也  
孫逖有酬萬八賀九雲門下歸溪中作詩正此  
二人又李頎有寄萬齊融詩

蕭穎士傳

蕭穎士傳已別列文苑傳復附見韋述傳後二

傳文苑為詳然不載終揚府功曹語

木

傳云蕭穎士者

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聰雋過人富詞學有名

於

當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駢集如賈會席豫張

均

及韋述輩皆有盛名而引為談客穎士皆與之

名欲拔用之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孫逖稱之於朝

乃召見時穎士寓居廣陵母喪即縗麻而詣京

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



大惡之卽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泊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游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卽能誦之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人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終以誕傲編忿困

躡而卒  
躁無威儀與時不偶前後五授官旋卽駁落乾元初終於揚府功曹

舊唐書疑義卷三終

舊唐書疑義卷四

中興

錢塘張道著

唐人以中宗光復舊物稱為中興史中如蔣王惲傳中惲子休道子括趙王福傳中興初封蔣  
趙紀王慎傳慎子五人垂拱中並遇害曹王明傳有子俊傑垂拱中並遇害所言中興皆  
指中宗也乃復稱後唐為中興殊覺蒙混且失  
限斷如哀帝本紀中興之初方備禮改卜遇國  
喪而止明宗時就故陵置園

邑有司請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中  
書覆奏少帝行事不合稱宗存諡而已知禮者  
亦以宣景之諡非宜今崔蕘傳終戶部尚書王  
只取本諡載之於紀  
鎔傳偽梁加尚書及唐室中盧汝弼傳盧氏兩  
六卿方鎮相繼而未有居輔相者至中興王蕘  
嗣業子文鎮相繼而未有居輔相者至中興王蕘  
傳子兵部尚書豆盧瑑傳瑑弟瑑瑑子瑑瑑  
隱傳子光胤中興張濬傳子格入蜀王建僭號  
任園攜又王處直傳後仕偽梁不數顧氏日知  
格而還  
錄云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兒  
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中自稱防禦

畱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  
興之初王處直傳莊宗王鎔鄭從讜劉鄴張濬  
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顧氏於此處攷  
核尚疏鄭從讜傳劉鄴傳俱無中興之語從讜  
傳中詳載克用叛據雲州之事與懿宗紀符顧  
氏意疑以紀與傳並書其叛亂之罪並提而證  
之而措筆時致誤也劉鄴傳板本與豆盧瑑傳  
行幅連續中無空格故誤以為鄴傳也而盧汝  
弼王蕘趙隱三傳反不引豈未之見邪

仍襲舊史文

書中襲舊史文不及改正處頗多其稱大唐如  
 理志大唐武德初復析五郡初復為和州又  
 崖郡置儋瓊振萬安五郡初復為和州又  
 又和州隋為歷陽郡初復為和州又  
 州應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州職官志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府一職官志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傳吉甫尤精國初亦為左虞候府各開國朝  
 國朝舊制吏部選朝初亦為左虞候府各開  
 嗣天有傳蘇弁傳會叔祖良前錄高固傳事  
 前實國家如職官志國家定令諸曹侍郎降  
 錄也國家如職官志國家定令諸曹侍郎降  
 平署又隋始置十二衛大將軍軍國事因之  
 右驍衛隋改左右衛身為左右驍衛所領名豹

騎國家去騎字曰驍衛府又北齊置領軍府  
 因之揚帝改為屯衛國家改為領軍衛又  
 置左右監門府省將軍置折衝都尉又  
 為左右侍率國家復為衛率又太子左右  
 率府隋置此官國家復為衛率又太子左右  
 官有王傅太傅魏晉後惟置師國家因  
 之又國家制戶滿四萬以上為上州因  
 官志皇朝又置典儀二入又隋改太常為  
 皆有四員從六品皇朝因置之又隋改太  
 置四員從六品皇朝因置之又隋改太  
 有之皇朝隸城門局又牧監皆皇朝置也  
 如職官志皇朝隸城門局又牧監皆皇朝置  
 帝置備身府皇家改于牛府又太子少師  
 少保各一身員皇家改于牛府又太子少  
 員正三品古無此官皇家改于牛府又太  
 員本朝如穆宗本紀長慶二年七月以前  
 也本朝如穆宗本紀長慶二年七月以前

事東畿汝防禦使本朝故事東都留守他如稱  
 帝為某者如中宗本紀神龍元年三月詔安國  
 四年十二月乙卯制宣王其稱帝為諱者如中  
 可立為皇太子乃德宗也稱帝為諱者如中  
 紀神龍四年六月庚子夜臨淄王諱舉兵誅諸  
 韋武睿宗本紀庚子夜臨淄王諱舉兵誅諸  
 又平王諱同中書門下三品皆玄宗也玄宗本  
 紀天寶十五載七月丁卯詔以皇太子諱充天  
 下兵馬元帥書丙為景者如憲宗本紀元和五  
 乃肅宗也書丙為景者如憲宗本紀元和五  
 月景其稱今上者如唐臨傳臨孫紹先天二年  
 辰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徐有功傳今  
 上既怒講武失儀坐紹於蘇下今徐有功傳今  
 賤昨實孝謙之子希城等請以身澤王上金傳  
 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

開元初封素節子珍為嗣澤王繼上金後後十  
 二年玉真公主表稱義珣實上金遺胥被嗣許  
 王璿兄弟利其封爵謀搆所稱今上俱指明皇  
 廢之今上由是削珍王爵

列傳體例未協

裴居道女為太子弘之妃宜入外戚傳而附於  
 太子弘傳後沈既濟為史官奏議卓然名蹟亦  
 偉而附入其子傳師傳中劉敦儒事母至孝時  
 稱劉孝子他無行事宜入孝友而列於忠義傳  
 陽城雖由山人徵辟卒以直諫著稱官終刺郡  
 則不得仍列隱逸傳道士王遠知潘師正劉道

合司馬承禎之流修質鍊形轉丹導氣與葉法善張果輩同非如高蹈棲遯託跡黃冠者也厠於隱逸殊爲不實武元衡傳云祖平一善屬文終考功員外郎修文館學士事在逸人傳今隱逸傳中竟不列名武攸緒棄官高隱宜倣長孫無忌之例別爲著傳乃仍入外戚與三思延秀等儕蕭蘭雜矣辭懷義本嬖幸之夫異椒房之戚當與張易之兄弟同傳而強入外戚於義何處又楊炎傳云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立宗

徵爲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貞祥表其門閭肅宗就加散騎常侍賜號玄靖先生名在逸人傳今隱逸傳亦無有

其虛張傳目而無傳者不僅武平一楊播也如李吉甫傳云父栖筠國史有傳李德裕傳云祖父自有傳德裕爲吉甫子祖卽栖筠也而栖筠實無傳又王績傳云兄通自有傳乃附見其孫勃傳中亦並不列傳也

李巨川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

李筠舊書乃列於文苑絕無貶辭何也新書列  
 山堂考索云舊史以良吏次宦者後以忠義次  
 酷吏後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陳子昂之諫  
 諍劉蕡之切直而概之以文苑是棄大行而取  
 小節也

宋思禮傳攷疑

毛奇齡蕭山縣志刊誤云唐宋思禮字過庭廣  
 平人祖昉永州刺史父順戶部員外郎思禮少  
 以事繼母徐舉聞孝補永興主簿會大旱井池

涸母宿有羸疾非泉水不甘食思禮憂惶禱於  
 天忽有泉出庭下味甘而寒日不乏汲見者歎  
 異縣尉柳晃為文刻之石其後義烏駱賓王以  
 言事得罪調臨海丞過蕭山感之作靈泉頌載  
 集中而自注云宋思禮舊唐書有傳又靈泉條  
 下云在縣署西主簿廨中此唐主簿宋思禮孝  
 感泉也思禮母羸疾以大旱水涸渴思泉水甫  
 祝天而泉出於其地其尉柳晃為題石勒之事  
 見舊唐書及駱丞集靈泉頌中但舊唐書云補

蕭縣主簿蕭屬徐州遂有疑非吾地者惟駱丞  
頌中有此地城控剡溪地臨禹穴語而注者曰  
禹穴剡溪皆在紹興會稽縣則正屬吾地且頌  
又云某出贊荒隅塗經勝壤正以此時賓王謫  
臨海丞在台州道經余邑故余邑東門稱達台  
門可據也是其所云蕭縣者係蕭山之誤固不  
待言特余謂蕭山亦非是者據頌稱思禮調露  
二年來佐百里調露高宗年號攷吾邑永興之  
名在調露前及天寶改名蕭山則在調露之後

且賓王本傳於高宗朝由武功主簿調入長安  
至武后朝惡其言事調臨海丞則當赴臨海時  
正武后未亡立宗未興之際此時安得有天寶  
所改之蕭山也後檢文苑英華知頌文有蕭尉  
柳冕英華作前尉且注云前集誤作蕭始悟集  
中蕭字乃前字之誤而作舊唐書者無學竟稱  
蕭縣以致徐州吾邑各認其爲名而皆非也案  
西河是說攷辨鑿鑿乃今舊書並無有宋思禮  
傳豈脫逸邪抑西河妄邪



舊唐書刻本

今所傳舊唐書乃明嘉靖中刻於吳郡者前有餘姚聞人詮及東吳耄生楊循吉二序詮序云詮謬司文學編歷輔畿爰校六經兼讎諸史始知漢晉以迄宋元皆有監本司成甬川張公嘗奉旨校勘總爲二十一史刊證謬譌粲然明備惟劉氏唐書鬱絕不傳無所考覓積集再期酷志刊復苦無善本莫可繼志竊惟古人有云層臺雲構所缺過乎椽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

簣憫哉斯言益用惶恍乃旁謀學屬博訪諸司間禮儒賢以探往籍更歷三載竟莫有成未復弭節姑蘇窮搜力索吳令朱子遂得列傳於光祿張公長洲賀子隨得紀志於守溪公遺籍俱出宋時模板旬月之間二美璧合然則是書復傳聞人詮之力也當時助以成書者則撫軍石江歐陽氏蘇郡別駕鍾氏太守王氏巡按西郭陳氏提學午山馮氏而蘇郡學司訓嘉興沈桐則獨任讎校者也可爲勤矣然譌脫脅亂不勝

塗乙而詮序以爲珠璣璀璨亥豕盡刊玉薤精  
嚴塵葉罔翳豈非夸語

舊唐書疑義卷四終

